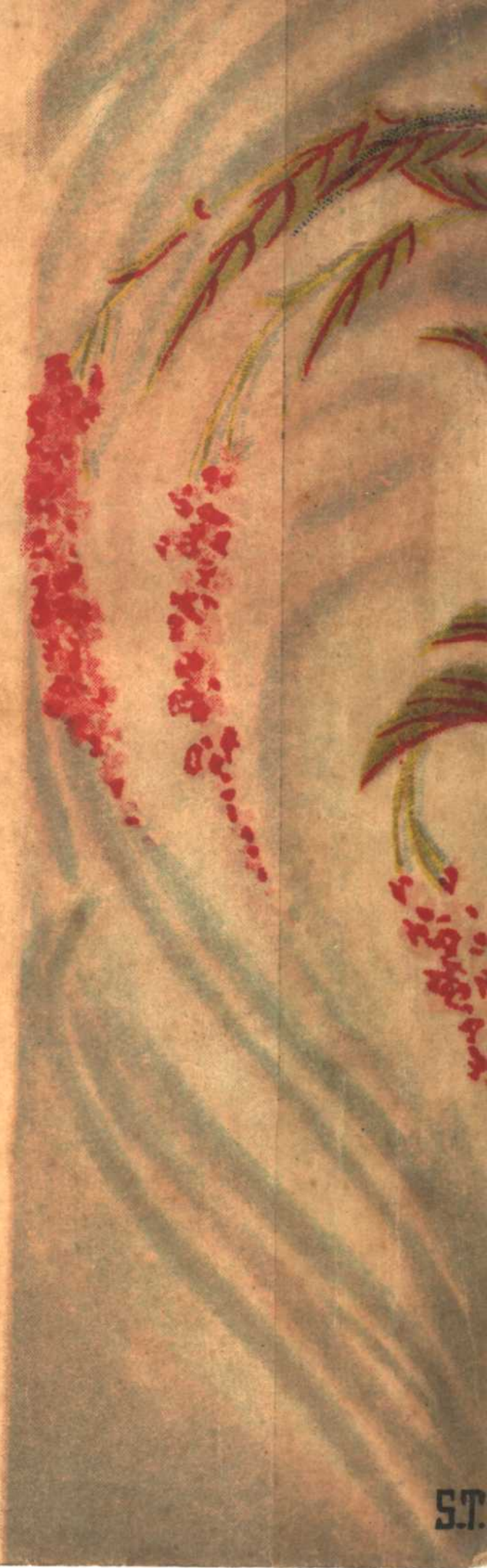


現代名人傑作

淒風



序

人之生也實挾悲愁以俱來。當其墮地之初。卽呱呱而啼。未聞有吃吃而笑者。其兆固有在矣。及夫幼而長。長而老。其間癩疾病之痛。不知若干日。嘗別離之苦。又不知若干日。而陟岵興痛也。風木來悲也。寡鵠哀鳴。鰥魚夜泣。或抱喪明之慟。或遭折翼之憂。又皆爲人世間恆遘事。莫之能避。然則綜人一生。悉在淒風苦雨中。輕輕度去。而歡怡之日。實少耳。豈不悲哉。茲編所載。尤人生悲劇中之悲劇。彌極辛酸。淒楚之致者也。益以諸名家之寫生妙筆。奕奕傳神。如窮普天下可悲可泣之事。而悉納之於尺幅寸紙中。吾知必有讀之而愴然興悲者矣。必有讀之而泫然下涕者矣。是爲序。民國十二年暮春。

舊序王海上憶鳳樓。



淒風目次

賣錫時節杜鵑聲·····	徐枕亞·····(一)
半頁之日記·····	江紅蕉·····(二三)
壬戌之秋七月既望·····	徐卓呆·····(三五)
誰新人·····	張枕綠·····(四四)
國慶家不慶·····	胡寄塵·····(五五)
死前之三日·····	徐枕亞·····(六〇)
心血之痕·····	張敏生·····(七一)
賣花聲裏·····	王定庵·····(七五)
形式上的夫妻·····	笑佛女士·····(八八)
可憐春宵·····	俞印民·····(九六)

淒風

賈餗時節杜鵑聲

梨開淡白。柳擺深青。冷竈無烟。春城禁火。正啼鵑泣血之時。是遊子銷魂之日。况復彼蒼。偏不做美。吹來片片。花殘斜雁之風。織就絲絲。烟溼如膏之雨。既有懷之皆恨。復觸景而添愁。年年寒食。未免傷情。歲歲飛花。誰能遣此。於時著者。方有於越之役。客窗冷節。無奈春情。滿擬杏花沽酒。遣却愁懷。忽有叩扃而至者。爲至友許廬父也。廬父既入。棄雨衣於架。呼曰。枕亞。今茲爲清明佳節矣。鄉例於是日掃祖墓。余頃自山中返。新雨之後。嫩綠欲滴。嬌紅疑褪。大好春光。荏苒不再。而子猶小齋枯坐。與沈悶之書卷伍。獨不虛多情春色。笑汝自尋索寞邪。余悄然應曰。子之言。賈我甚當。雖然。吾亦欲行耳。安

能鬱鬱久居此。且頃聞前村新張酒肆。有陳十數年者。非酒人弗售。此殊大快人意。請與子往試之。塵父大悅。立起。爲余檢雨具曰。天色陰沈。不久且復雨。此弗可弗備也。余領之。相將均去。

出自郭門。埜境燦爛。如入畫圖中。而宿雨纔停。陰霾未啓。遂令無限春光。籠罩一重慘象。此絕好畫圖。迺覺處處有銷魂意態。而棠梨花下。吟詩之鬼趣。盎然。麥飯墳前。楮鏹之冷灰飛舞。置身其間。恍似陰森之氣。浸透全身。正不解天公何意。偏在豔陽時節。佈此淒涼局陣也。時塵父猶鼓其勇氣。力向前行。顧步速而目直視。逕行而未發一言。知其傷春之意。滿貯胸中。顧不欲卒發於色。以重余愁。乃不知此等客氣作用。情雖可感。而益令人慘寔無權。余不覺停步。慘呼曰。塵父。塵父立止其步。回頭悄答曰。如何。子殆……雖然。我儕今宜再進。果能得佳釀飲。或可澆此愁情耳。余聞言。欲再有語而不自知。

當作何語。且此可憐之景象。已深印於余之腦筋。縈繞盤旋。而弗忍久視。且惟弗忍久視之故。迺愈不能舍去。余固欲要廬父速返。而纔到喉間。卽復咽住。旣聞廬父言。則又不期然而然。趑趄行去。顧雖先後緩行。而始終不交一語。似二人心中。均爲慘景所逼。蓄藏無限愁思也。行行復行行。杏帘在望矣。而眼簾耳鼓之間。又突現一至痛極慘之景象。足與此陰雨春光。淒清寒食。互相煊染。彌覺一天慘霧。籠罩大千。而余之逸興閑情。乃盡被愁思削淨。孽哉廬父。此彼之作成也。

距杏帘數百武。爲小山岡。岡畔荒墳纍纍。大小以數百計。中有一墳。建築獨高大。而土色猶新。雜草纔芽。似新葬未久者。墓前豎石碑一。題曰。東越竺笑余之墓。書法逾雄。遠望可見。有美女子。服重孝。手冥鏹。列器四簋。哭而祀焉。哭聲哀以切。行道之人。爲之酸鼻。枝頭小鳥。不任哀音。呶啞一聲。向西飛去。

天益黑。風復起。吹落無數殘紅。點點作血色。半集於女郎身際。曰衣黑髮中。着此豔色。益顯丰韻。女郎乃起。撲而去之。甚力。其意若曰。葉砧云亡。此心已死。未亡人弗暇以顏色與名花鬪豔也。時余等乃頓忘杏帘之在邇。不自禁信足而前。癡立墓畔。而窺其動作也。

於時天色四合。風過處。細雨又作。而少婦弗覺也。而我等亦弗覺也。則見少婦祭畢。焚鏹而拜。拜已。坐而痛哭。哭益哀。雖甚慘切。而詞句可辨。其語曰。

嗟夫笑郎。君奈何一瞑而不返邪。一坏黃土。三尺荒壙。在君固已安矣。願已償矣。而尙憶燕子樓頭。猶有爲郎憔悴。求死不得之床頭人邪。

嗟乎笑郎。自我識君。君方貧甚。左手一畫筆。右手一酒樽。襲百結之衣。臨破爛之履。狂歌笑傲。乘醉過市。因河伯之多情。爲兩情之月老。我方澣衣河畔。聞君狂名。睹君醉態。輒復注視君身。君弗我識。而我之心中。則謂君

非長貧賤者。特恐銅臭汚君。君將避之若浼。則此生合以窮困死耳。遐想方深。不覺悵惜交集。偶一不慎。失足溺河。時岸上獨有君耳。見我狼狽。解衣下水。拯我沒頂。而君亦疲矣。復經我呼人救療。始得痊愈。我初不自料一念知君。而當時卽食君之報。意此卽所謂緣有前定者邪。抑我更不料一面之識。相知若素。而君之結果。竟不幸如我所料。則所謂緣之前定。何其短而且淺也。

嗟夫笑郎。自我識君。於今一年。一年之間。而夫妻之懽。殆四分一耳。前乎此者。爲時九月。九月二百七十日。而愈快之日。不逮什之一。自餘則悉在悲苦艱難之中。君嘗語我。人生懽樂相去。比例如此。覺聚之受縛。弗若散之自由。君固不羈。弗能受一切拘束者。茲言固非薄情可擬。我則謂情之所鍾。堅若金石。散而自在。甯若聚而增愁。卽此什一之懽。似足抵償什九

之苦。顧君雖爲此解脫之言。而究之未嘗能一日離我。似明知湯火之可以害人。而赴而趨之者。恐不及也者。故知我與君見解雖殊。而其趨於情之軌道。與目的。則初無二致也。

嗟夫笑郎。自君識我。日益相親。君自言生平未嘗與女子爲友。而獨不能釋懷於卿。雖明知非耦。而一切在所弗避。亦終弗自解。其何由致此。乃擬我有吸引感情之魔力者。余則謂此之謂緣也。緣之爲實。若有物焉。能以無形之力。吸引兩方情感。而使之纏綿固結。而弗能解脫者。此緣之作用也。而安得擬之爲魔。君笑而答曰。卿論固妙。然吾聞之。天忌盈。人忌滿。盈則缺。滿招損。滿之所至。則招損之機也。今我與卿。兩心相印。式好無尤。以言乎情。則滿之範圍充矣。今而後。其爲招損之期乎。故曰緣之所感。魔卽隨之。緣之與魔。得毋同與。抑以余之跡。弛不羈。非一切所能範圍我者。今

自交卿以來。忍辱含垢。耐憂受氣。擢髮而弗可勝訴。我爲卿故。然且弗能拒也。夫如是。則魔已伏矣。而貧富既殊。鏡象懸絕。來日茫茫。其困苦羞辱之情。或且有什百千萬倍於今日者。是雖欲不謂之魔。而烏可得邪。君言至此。淚涔涔而下。不自覺青衫之溼透也。而余亦黯然魂銷。卽欲覓一安慰語。而卒不可得。則但爲堅決之詞曰。笑君聽之。今君之所表示於我者。我已盡識之。而悉已允君。匪我無恥。自作毛生。君旣愛我。我何靳而增君之恨。笑君思之。君之所要於我者。今可謂得圓滿之結果。此不足爲君第一步之成功邪。君聞茲語。則喜極欲狂。力自躍起。堅握余手。顫聲而矢曰。所不與妹氏同心者。當如茲白水矣。自今思之。良緣之果。卽惡魔所伏。卽君前論。洵爲得之。而當訂婚之時。則安復慮及於此。卽曰知之。而魔力所牽。遂足以破壞情緣邪。傷哉笑郎。君固達人。死非所避。而我亦豈謂惡果

所呈。遂悔姻緣誤訂乎。正告笑郎。今生已矣。來世有緣。終當續訂。雖魔力之來。有甚於今生者。不足以懾我之氣也。嗟夫笑郎。君今死矣。他生未卜。此生則休。未亡人死。灰絕燄。古井無波。已拚一死相隨。何必多言。曉舌。願迺痛定思痛。意不能無所怨尤者。固前言什一之權。足償什九之苦。而自茲慘別論之。終覺爲權太短。不逮苦志於萬一。自我嫁君。於今三月。以君之清貧耿介。而不願受人之助。以吾父之絕我。而亦弗願資助於我。君性太誕。生計罔知。硯田所入。僅敷杖頭。而高堂垂老。甘旨之本有虧。是用迫於無奈。受職學校教師。藉脩之助。於君或不無小補。不謂因此之故。而此短期夫妻。尙不得日日把晤。寧不悲哉。甯不悲哉。當君不幸。病起倉卒。我方授課。聞耗驚惶。擲筆疾馳。中道而顛仆者數次。石稜觸我首。皮裂血流。而我弗覺痛。比及家中。君已色變而弗能正視。舌僵而不能晰言。我見斯

狀心怖魂喪。至於渾身麻木。若將先君而死者。君見我狀。猶力點其首者。再乾號數聲。而弗見淚痕。固知君之心神。已於平時傷透。雖欲一洒淚痛哭。而又目所不能者。爲可傷也。我乃行近牀次。慘伏於君之胸次。點滴之淚。洒遍君面。哽咽再三。卒弗能自達其詞。而君且奄然一聲。溘然將逝矣。嗟夫笑郎。君既愛我。何復棄我之速。卽欲棄我。何無永決之詞。當燈燼油乾之際。但有荷荷數聲。雖絕命在俄頃。而猶力舉食指。指我衰姑。知君生死關心。惟此高堂白髮。而指之所示。其所以詔我以代盡子職。勉侍晨昏者。我固已識之於心矣。顧其時腦筋瞽亂。至於不可方物。以爲君戀老母。宜以老母之故。而暫緩須臾之死。代職固分內之事。而我之心中。似覺一聲承認。君心告慰。且立赴九京。反是。苟君之所指。而我緩其擔任。則君之仔肩未卸。雖死亦不當如是其速。此等理想。雖五尺孩提。知其誕妄。我非

下愚而惘然冀其有效。事後回思，甯不可笑。然而我又安忍笑也。當此之時，我安有餘暇辨其衷理與否？有效與否？且除此以外，又安有他之妙法，可以延君須臾，毋死者？意即可笑，而惶急之情，昏誕之知，事實上固不能自己者。而因此一念之妄，竟不能令君親見余之承認，而悠然長逝矣。傷哉笑郎，其怨我邪？將諒我邪？我知君之必能諒我也。

嗟夫笑郎，昔日戲言，今成讖語。君猶憶元宵之夕，携我手而悄立河干乎？君語我曰：人生以美滿姻緣爲最可樂。若我與卿，歷如許艱辛，多少羞苦，而有此最後之成功，美滿兩字，斯爲得之矣。我亦笑曰：君曩言緣深則屢，斯言殆竟不復驗。君方醉後，聞此，則目灼灼視余，如有所思。余方自悔失言，而君已傷心大哭。若懼魔劫之來，卽在目前者，以君神經過敏，此等思想，在所弗免。而余則惶駭失次，急力挽君臂，相與返室，方款款慰曰：君

何慮之深。伉儷之間。夫妻之義。緣之至也。尙何魔之可言。有之。或惟……
余言至此。又覺言之不衷。急自制止。而急切無它語。可以接此。或惟二字
之談鋒。并思覓一他語。以亂我詞意。而亦驟不可得。則口噤面熱。強笑不
已。君忽凝視而笑曰。異哉卿言。奈何半語中止。且卿已暈紅兩頰。處處作
桃花豔色矣。是又何也。余弗能答。但益爲笑容。以殺君之憂。且曰。君慎邪。
自我思之。君旣豔我貌。而我身旣畢已屬君。君但安意悅心。領略我之顏
色。於君亦已足矣。而絮絮追問吾言。何也。君不答。仍視余不稍瞬。良久良
久。忽苦笑曰。卿言然也。我意正惟愛卿之甚。而懼如曩時所言。以滿招損。
則今日之愛。迺益爲他日之悲。且我猶未知卿我二人之將來。將使卿悲
我邪。抑我悲卿邪。言時。淚已奪眶而出。嗚咽之聲。又起於喉際。而余亦黯
然弗能復耐。慘然弗能復爲強笑。顧其時余之所最奇者。則君之所言兩

問題者固卽余或惟二字之下文。夫二人之所慮。何其暗合至是。將所謂出語成讖者非邪。是可悲也。

嗟夫笑郎。自君之死。我生幸福。亦既剗削淨盡。魂銷神喪。幾弗復自知此生之尙在人間否也。慟哭十晝夜。暈絕而復甦者數次。夫尋常夫妻慘別之情。咸當如是。况我與君之純潔愛情。迺從憂患困苦所造成。而此造成之果實。又如曇花一現。泡影瞥過。則其悲痛之情。固宜甚於尋常。然經極短之時間。而我迺自覺過悲之非禮。何也。君舍白髮之慈母。而先歸泉壤。君之罪亦已大矣。我若不忍慘苦之生活。而從君於地下。是以愛君者。益君之罪。一念及此。迺知我之義務。有大於殉情十倍百倍者。不惟不能死。并不宜自傷其體。以虧高堂之本養也。蓋自卜葬以還。我卽仍往學校供職。朝去夕返。如君在日。而益爲懽容。以慰親心。今自表面視我。雖與君生

時無所異。特衾端枕角間。平添得斑斑點點。無數淚痕耳。及知憂能傷人。不堪爲高堂目擊。而我又安能含忍至此邪。

嗟夫笑郎。白首纔盟。黃鵠忽賦。人生至此。已極人世至慘之境矣。而魔劫之來。有加無已。似天心仁厚。欲促我速死。以脫離此奇苦之世界者。我未嘗不感天意之佳。而事實上。顧有所未能。則毋甯減輕魔難。俾我得竭其全力以奉侍衰姑。然而又不可得也。以君英爽。死必有知。我欲閱君。而君或怒我。我將告君。而又懼君之爲我斷腸於泉壤也。自我嫁君。老父之情。既已絕矣。以彼之目光。專爲勢利。而君則貧狂之士。與彼之宗旨。大相刺謬。君既爲我而受盡許多挫折。我亦爲君而挨得無限淒涼。使非宗旨堅凝。情好篤厚。此一段姻緣。早已冰消霧散。今雖欲得此奇慘之結果。而弗可得也。君語我曰。我人已趨入極有價值之情場。今後當力闢羣魔。以收